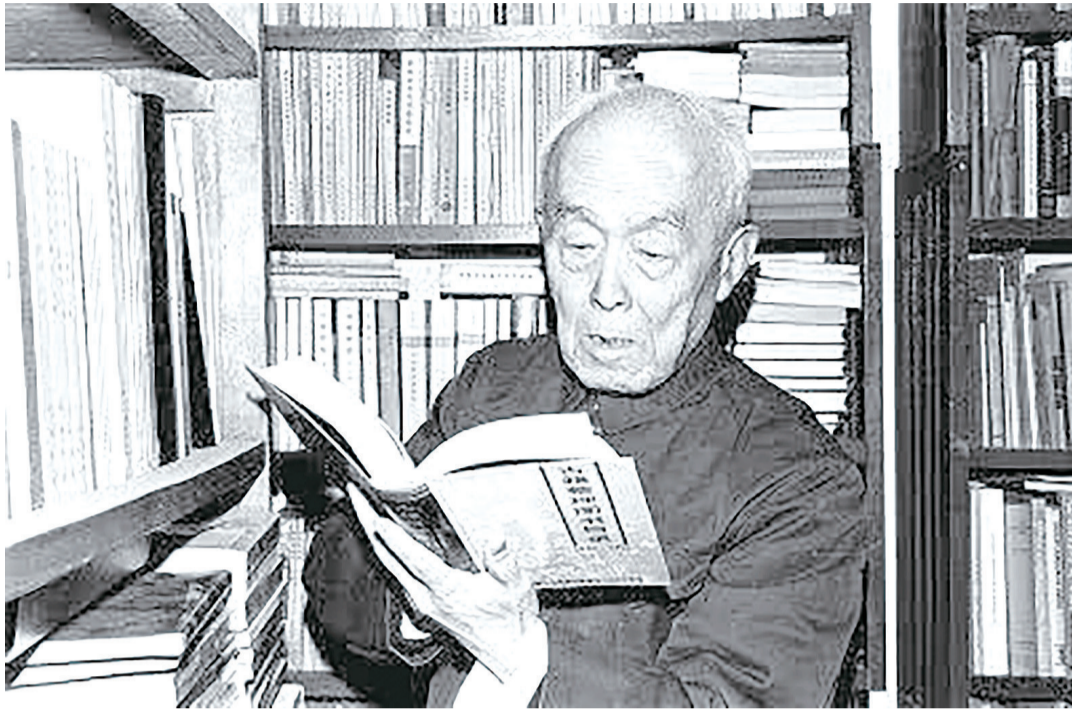


季羨林谈读书

季羨林



编者按

季羨林精通 12 国语言,通晓 14 门学科,写作众多文学研究著作。他如此博学,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会读书”。这篇文章是他比较系统谈论自己读书的文章。本期悦读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读的书可谓多而杂,经史子集都涉猎过一点,但极肤浅。小学、中学阶段,最爱读的是“闲书”(没有用的书,比如《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三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岳》《说唐》,等等),读得如醉如痴……至于那几部书对我影响最大,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在德国是海因里希·吕德斯,我老师的老师;在中国是陈寅恪先生。两个人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从中也可见出我个人兴趣之所在。我禀性板滞,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吾意。

他的诗,只要一开头,你就很难停住,必须读下去。这在别的诗人作品中,是很难遇到的现象。

5. 杜甫的诗

杜甫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千余年来,李杜并称。但是二人的创作风格却迥乎不同:李是飘逸豪放,而杜则是沉郁顿挫。从使用的格律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七律在李白集中比较少见,而在杜集中则颇多。摆脱七律的束缚,李白是没有枷锁跳舞;杜甫善于使用七律,则是带着枷锁跳舞,二人的舞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文学批评史上,杜甫颇受到一些人的指摘,而对李白则是绝无仅有。

6. 李煜的词

李煜词传留下来的仅有三十多首,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仍在江南当小皇帝,后期则已降宋。后期词不多,但是篇篇都是杰作,纯用白描,不作雕饰,一个典故也不用,话几乎都是平常的白话;然而意境却哀婉凄凉,千百年来打动了千百人的心。

7. 苏轼的诗文词

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面皆能达到高水平之谓也。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了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最全面的伟大天才。论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他是宋代苏、黄、宋、蔡四大家之首。论词,他摆脱了婉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8. 纳兰性德的词

宋代以后,中国词的创作到了清代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名家辈出,风格不同,又都能各极其妙,实属难能可贵。在这群灿若群星的词家中,我独独喜爱纳兰性德。他是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生长于荣华富贵中,然而却胸怀愁思,流溢于楮墨之间。这一点我至今还难以得到满意的解释。从艺术性方面来看,他的词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9.《儒林外史》

胡适之先生给予《儒林外史》极高的评价。诗人冯至也酷爱此书。我自己也是极为喜爱《儒林外史》的。此书的思想内容是反科举制度,昭然可见,不用着细说。它的特点在艺术性上。吴敬梓惜墨如金,从不作冗长的描述。书中人物众多,各有特性,作者只讲一个小故事,或用短短几句话,活脱脱一个人物就仿佛站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这种特技极为罕见。

10.《红楼梦》

在古今中外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红楼梦》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状元。中国其他长篇小说没能成为“学”,而“红学”则是显学。内容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的衰微的过程。本书特异之处也在它的艺术性上。书中人物众多,男女老幼,主子奴才,五行八作,应有尽有。作者有时只用寥寥数语而人物就活灵活现,让读者永远难忘。读这样一部书,主要是欣赏它的高超的艺术手法。那些把它政治化的无稽之谈,都是不可取的。



《古代印度语文论丛》

吕德斯是世界公认的梵学大师,研究范围颇广,对印度古代碑铭有独到的研究。印度每有新碑铭发现而又无法读通时,大家就说:“到德国找吕德斯去!”可见吕德斯权威之高。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摩诃婆罗多》从核心部分起,滚雪球似的一直滚到后来成型的大书,其间共经历了七八百年。谁都知道其中有不少层次,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弄清层次问题的又是吕德斯。在佛教研究方面,他主张有一个“原始佛典”,是用古半摩揭陀语写成的。吕德斯著作极多,中短篇小说文集为一书《古代印度语文论丛》。这是我一生受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

在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说空话,无证不信。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常想,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征,让你不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在一次闲谈时,寅恪先生问我《梁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中载有铃铛的声音“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是哪一种语言?原文说是羯语,不知何所指?我到今天也回答不出来。由此可见寅恪先生读书之细心、注意之广泛。他学风严谨,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给人以启发。读他的文章,简直是一种最高的享受。

我最喜爱的一些书:

我在下面介绍的只限于中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不在其中。我的专业书籍也不包括在里面,因为太冷僻。

1.《史记》

很多人认为《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籍,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同意这个看法。平常所称的《二十四史》中,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哪一部也不能望《史记》之项背。

《史记》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水平,司马迁的天才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他的遭遇起的作用似乎更大。他无端受了官刑,以致郁闷愤激之情溢满胸中,发而为文,句句皆带悲愤。

2.《世说新语》

这不是一部史书,也不是某一个文学家和诗人的总集,而只是一部由许多颇短的小故事编纂而成的奇书。有些篇只有短短几句话,连小故事也算不上。每一篇几乎都有几句或一句隽语,表面简单淳朴,内容却深奥异常。六朝和稍前的一个时期内,社会动乱,出了许多看来脾气相当古怪的人物,外似放诞,内实怀忧。他们的举动与常人不同。此书记录了他们的言行,短短几句话,栩栩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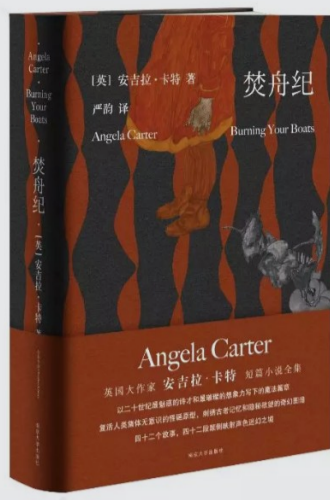
3. 陶渊明的诗

有人称陶渊明为“田园诗人”。笼统言之,这个称号是恰当的。他的诗确实与田园有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名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从思想内容上来看,陶渊明颇近道家,中心是纯任自然。从文体上来看,他的诗易学易懂,毫无雕饰,与当时流行的镂金错彩的骈文,迥异其趣。

4. 李白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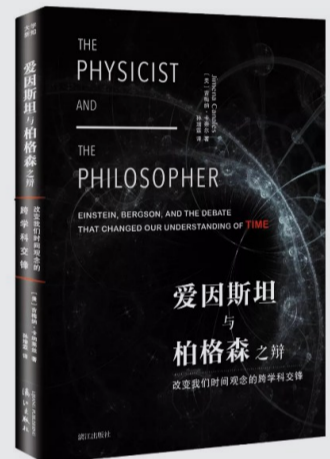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这一点是谁都承认。杜甫对他的诗给予了最高的评价:“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的诗风飘逸豪放。根据我个人的感受,读

新书|荐读



1. 焚舟纪: 惊才绝艳的文字+奇情耸动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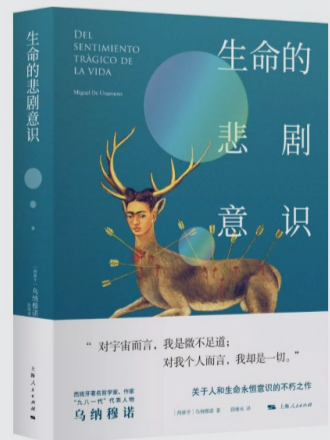
作者:[英]安吉拉·卡特 | 著
翻译:严韵 | 译
出版社:守望者 |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书籍简介:安吉拉·卡特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巨人,被伊恩·麦克尤恩、石黑一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一众大作家拥戴为一代文学教母。《焚舟纪》是她的短篇小说全集,收录四十二个短篇,包括曾经出版过的四个集子《烟火》《染血之室》《黑色维纳斯》《美国鬼魂》与《世界奇观》和六篇未曾结集作品。
安吉拉·卡特至少改变了好莱坞十分之一的产业面貌。新版《美女与野兽》不仅从情节和细节上表达着对卡特的致敬,甚至片中女巫的扮演者正是纪录片《安吉拉·卡特》中卡特的扮演者。在整部《焚舟纪》里,她将惊才绝艳的文字和奇情耸动的故事如同施展幻术一般铺展,演绎着对于父权文化的四十二重“盗梦空间”。



2. 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辩: 改变我们时间观念的跨学科交锋

作者:[美]吉梅纳·卡纳莱 | 著
翻译:孙增霖 | 译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书籍简介:本书是对时间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几乎百科全书式的探究。1922年爱因斯坦与柏格森在法国哲学学会的一场会面,爆发了尖锐的争论。柏格森认为相对论更适用于认识论的范畴,时间必须以哲学的方式加以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一种嫁接在科学上的形而上学。爱因斯坦则针锋相对地回应该哲学家的时间并不存在,在物理学家的时间之外最多只有某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后来哲学家柏格森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都在各自的领域获得诺贝尔奖而达到了巅峰,然而他们对时间问题的看法从未达成和解,分歧贯穿余生,而且影响深远。

这场争论的背景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由来已久的分野与交锋。伴随着相对论的提出及其所引发的世界性影响,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让这种传统的交锋变得更加尖锐。本书就是对这场争论及其余波的精密梳理和精彩反思,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证明了关于时间之谜的争论是如何改变了精神的历史进程,堪称一部以时间为主题的思想认知简史。



3. 生命的悲剧意识: 苦难使我们回归自身

作者:[西班牙]乌纳穆诺 | 著
翻译:段继承 |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书籍简介:《生命的悲剧意识》是作家、哲学家乌纳穆诺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乌纳穆诺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反复呼喊:生命的悲剧意识来自对永恒的渴望。在书中他指出,人不是通过幸福来感知自身,因为幸福常常使我们忘了自己。相反,苦难才使我们回归到自身,获得了属于我们的深刻意识,重新成为自己的中心。由此出发,他重新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在他的笔下,“人”不是一个被用来抽象思考的哲学概念,一个属于共性的词汇,而是具体的,是心灵与肉体的结合。

阅读故事

闲读伊索寓言人生

张春波

“那些曾被讥嘲的对象,在寓言这面魔镜前,都被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世界是个大寓言,我们该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在古希腊,位于爱琴海中的一个的小岛上有位非常聪明的奴隶,他的才智常常受到主人的赏识。有一次,主人和几个朋友在家喝酒,大家都有些醉意,酒话大发,说自己最能喝。斟酒的奴隶就在旁说,他才是最能喝的,因为海水他都可以饮尽。主人和他的朋友大笑不已,认为奴隶是被酒气熏昏了。于是,奴隶就跟主人打赌:如果他喝完海水就给他自由;若不能,则任凭主人处置。一群人来到海边,奴隶扫视了一遍围观的人们,指着流进大海里的河水对主人说:“我现在要喝海水了,请把河水给我分开。”主人被他的聪慧惊呆了,马上给他做平民的自由。这个奴隶,就是伊索。

这是儿时母亲讲的一个故事,让我记忆深刻,从此我便对伊索和他的寓言特别钟爱。记得作家张远山写道:“读惯先秦寓言的中国人,初次读到《伊索寓言》是要惊讶的,因为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先秦寓言冷峻而酷烈,《伊索寓言》热烈而宽厚;先秦寓言是老于世故的,《伊索寓言》是极富童趣的。”不错,我最初读到的伊索寓言便是小学课本上的《龟兔赛跑》《狼和小羊》,那时只觉得故事充满童真,文字诙谐,言简意赅。后来上中学,在学校附近有一家书店,我对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伊索寓言》爱不释手,于是只好“挪用”两元钱的生活费买了下来。虽然这本廉价书有几处装订上的错误,读起来比较费劲,但我还是认真地品读了好几遍,其中大多数故事都能背诵。我最喜欢的有《大树和芦苇》《狐狸和狮子》《狐狸和葡萄》等几则故事。

异乡求学、工作、成家、立业,《伊索寓言》就像一本随身的口袋书,伴我从乡村步入城市。其实,寓言就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口袋,袋子虽小,却能装很多东西;探索取物时,摸出来的东西却往往比袋子要大得多。《伊索寓言》不仅培养着孩子们阅读的乐趣,也是滋润成年人的心灵鸡汤。读者可以从一则则生动、闪光的寓言中悟出许多值得我们玩味的东西;那狡猾阴险的狐狸,那图慕虚荣的驴子,那丑恶露丑的猴,那愚忠卑贱的狗……那些曾被讥嘲的对象,在寓言这面魔镜前,都被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于是,我懂得“世界是寓言,我们每个人便是这篇寓言的不同寓意。我们虽然不能把世界装进自己的口袋,但是我们可以阅读这些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从中领略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寓意。在这个脚步匆匆、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寓言是一种别致的快餐,它古老又新鲜,你随时翻阅都可以读到一个悠久而完整的世界。”

闲读伊索,品味人生。世界是个大寓言,我们该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读后

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

——读鲍尔吉·原野《梨花与我共白头》

刘敬

“面对原野的文字,我常常忍不住猜想,他正是想通过自己笔底流泻的至真至美、至纯至善,既雅洁细腻,又豪放凛然的一篇篇千字文来唤醒人们对汉字,对语文,对这周遭一草一木的尊重与敬畏吧!”

轻轻打开《梨花与我共白头》,便感觉有风拂过来,徐徐地,清爽的自然的风,从茫茫而辽远的草原一路吹来,混着淡淡的青草味儿与新鲜泥土的芬芳;又似与一个经年不见的老友偶然重逢,那一份亲切与随意,那一份惊喜与坦然,只在相拥相抱的一瞬,万般感慨织于心,沧桑笑着终无言。

本书的作者是鲁迅文学奖得主鲍尔吉·原野,他与歌手腾格尔、画家朝戈被称为当今中国文艺界的“草原三剑客”。他的文字,犹如秋凉之夜满天星,颗颗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芒。

全书分为“月亮手帕”“梨花与我共白头”“月光下的白马”三辑。原野的文字朴素率性,自然平易,睿智而幽默。较之当下一些充斥塞目的私语自恋式、袒胸露腹式及百读莫辨火星文式的写作,可谓独标高格,自领风骚——寻常陌巷,母亲孩子,花草云鸟,阳光风雪……身在万丈红尘,心却纤尘不惹,丝绸样柔软。作者说,文学像河流一样,你的作品永远是下游,上游是读者,作品的好坏是由时间和读者决定的……要为大,为那些满怀信心、艰苦劳动面向未来的人,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诚哉斯言!

这个蒙古族的男人热爱故乡草原的一切,像那漫卷的风,那行走的河流,甚至一双海拉尔棉鞋……正因为

他的一颗纯净的、安于寂寞并向着快乐追寻的心,所以才有了笔下漫溢的善与美,以及盎然的诗意吧。面对原野的文字,我常常忍不住猜想,他正是想通过自己笔底流泻的至真至美、至纯至善,既雅洁细腻,又豪放凛然的一篇篇千字文来唤醒人们对汉字,对语文,对这周遭一草一木的尊重与敬畏吧!

作者虽是德国独逸学院驻访作家、编审,并曾多次荣获各类大奖,出版了几十种文集,但他却是谦逊的:“我的生活恰如捧着一个倒扣着的碗。碗底浅浅地漾着一点东西,即我写过的一些文字。碗的那一面是空的,里面的东西已洒光了。”——其实,单单从他的文章标题来看,已足见他的匠心独运,他的从容超然。譬如,《雏菊的披肩》《月光手帕》《树木是音乐家》;再如,《马如白莲花》《蜜色黄昏》,等等。文中佳句多似内蒙原野上更行更远的春草,蓬蓬勃勃真扑面,正如台湾散文家王鼎钧先生所赞的,应该称为“玉散文”才好!随举两例:“天空郁郁地降雪。开始是小星星,东西不定,像密探,像飞蛾,像悲凉的二胡曲过门前扬扬的细碎点拂……”,“最小的小风俯在水面,柳树的倒影被蒙上了马塞克,像电视上的匿名人士。”确是比喻奇丽,想象独特,更让人心动并软软的,则是原野平民化的叙事中呈现出的满纸淋漓的挚情与深爱,是他“下笔特别柔软,但又懂得节制。绕过胡四台村庄(作家的故乡)的背面,我们看见了一颗心灵,柔软,悲悯。”

听说鲍尔吉·原野曾向采访过他的记者描绘过最好的写作姿态:有爱,饱满的爱,以文字来承载这饱满的爱。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